

陳汝光先生著

孔孟異同

陸聞題

孔孟異同目次

第一章 孔孟考

甲 孔丘

乙 孟軻

第二章 孔孟的時代

第一節 仲尼子輿以前三百年的時代

甲 北方戎狄的內犯

乙 南方楚吳諸國的勃興

丙 內部諸侯的兼併

第二節 仲尼的本身時代

第三節 子輿的本身時代

第三章 孔孟學說及其異同

第一節 政治與政策

1. 仲尼

2. 子輿

第二節 法律

第三節 民生

第四節 哲學上的領域

甲 子輿

乙 仲尼

第四章 孔孟二氏對各學術思想及各學術思想家的態度

第五章 孔孟哲學的本身勢力和政治勢力

第六章 孔孟二氏政治威權立論的偏畸和國家的

一治一亂

第七章 結論

孔孟異同

第一章 孔孟考

(甲)孔丘 孔丘姓孔氏，名丘，字仲尼，魯國人。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。歿於周敬王四十一年。年七十有三。他曾做過魯國的司空司寇。他在相魯任裏，對於魯國的內政外交，都有很顯著的努力。(一)定公十年，魯定公和齊侯會於夾谷，他幫助定公，挫強齊，尊弱魯，在外交上，替魯國爭高不少的國際地位。(二)當時魯國公室衰微，大權旁落，三桓強盛，跋扈跳梁，他以爲欲揚公室，須抑三桓；而抑三桓，又須先覆滅三桓的根據地——三都。於是，遂定下墮三都復興公室的政策。可惜三桓的三都，如郕，如費，都相繼墮了，僅一成了。奈定公圍不克，墮三都抑三桓的內政，功虧一簣。他的政治計劃，就受莫大的挫折。既而齊饋女樂，他知道他的政策，一定不行。乃棄官去職，周游列國。但，一連三年栖栖皇皇，沐風櫛雨，終也找不到機會。到六十六歲的時候，再復回歸魯

國，設教講學，及從事著述工作，孳孳懇懇，終身不倦。

(乙) 孟軻 孟軻姓孟氏，名軻，字子輿，鄒人。孔丘的四傳弟子，——曾受業於子思的門人。他的生死年月，頗不易定。大約生於周列王四年四日二。歿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。年八十有餘。他除做過齊滕等國無聊的客卿而外，簡直沒有一日得政，所以他的政策，也和仲尼般的到處找不着主顧，栖栖皇皇的遊說列國，却冷冷清清的講學終老。

第二章 孔孟的時代

一個人的學術思想，不論如何是逃不脫一個時代的支配的。因為，時代就是社會思想的冶爐。因是，研究仲尼子輿二氏學術思想的人，就不能不連帶的去研究仲尼子輿二氏的時代背景。

第一節 仲尼子輿以前二百年的時代

仲尼是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（紀元前五五二），而歿於周敬王四十四年（紀元前四九七年）的。周靈王二十一年以前，中國的政治怎麼樣？社會又怎麼樣？這

是很值得討論的一件事。我們知道從周敬王二十年（紀元前五〇〇年）倒算上去，至周宣王二十八年（紀元前八〇〇年），一共三百年這麼久長的時代，都是中國極紊亂的時代。這時代中：

甲 北方戎狄的內犯

宣王時代的猃狁戰爭，幽王時代的犬戎戰爭，真是殺人盈城，殺人盈野，西周出於無奈，只好東遷，以避戎禍，然而戎狄的滅衛國，殺懿公，還是繼續不止。

乙 南方楚吳諸國的勃興

楚於紀元前七〇四年稱王，吳也於紀元前五八五年稱王，南方半壁，已非周有。

丙 內部諸侯的兼併

一共三百年這麼久長的中原內部，簡直沒有一年沒有戰爭。周初許多諸侯，都漸漸的被十幾個強國吞併去了。東遷時，晉，鄭，魯，最強。鄭，魯，衰了，便是五霸。到了春秋的下半段，又是晉，楚，爭霸的時代了。

這一個長期紊亂，長期戰鬥的當中，國滅了多少？家破了多少？人殺了多少？血流了多少？雖然沒有詳細的記載，給我們做後人的加以調查與統計，但，我們試想一想，就可以知道當時政治社會的情形，和百姓死亡喪亂，流離失所的痛苦狀況了。詩經：

一 肅肅鵲羽，集於苞栩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稷黍。父母何怙，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所！（唐風鵲羽）

二 陟彼岵兮，瞻望母兮。母曰：「嗟予季行役，夙夜無寐！上慎旃哉！猶來無棄！」（陟岵）

三 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雪靡靡。行道遲遲，載渴載飢，我心傷悲，莫知我哀！（小雅采薇。參看出車，杖杜）

四 何草不黃！何日不行！何人不將，經營四方！

何草不玄！何人不矜！衰我征夫，獨爲匪民！（小雅何草不黃）

五 中谷有蕓，嘆其漙矣！有女此離，嘷其泣矣！嘷其泣矣！何嗟及矣！（王風中谷有蕓）

六 有兔爰爰，雉離於羅。我生之初，尙無爲。我生之後，逢此百罹。尙寐無吽！（兔爰）

七 苕之華，其葉青青。知我如此，不如無生！

群羊墳首，三星在罍。人可以食，鮮可以飽。（苕之華）

我們讀了這幾篇詩，就可以知道當時百姓所受的痛苦情形，與仲尼子輿以前的時代狀況了。

第二節 仲尼本身的時代

周靈王二十一年仲尼出世了後，世道人心，更加不堪設想，所以仲尼說：

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由辨之不早辯也，易曰：「履霜堅冰至，」蓋言順也。

後來子輿論仲尼的時代也說：

世道衰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

可見仲尼當時時代的情形了。我們試把春秋來做一宗擋卷吧！春秋二百四十年的當中，弑君的擋案。一共三十六條，其中如文公元年冬十月丁未的「楚世子商臣

弑其君顏（別作髡）。「不但是弑君，且是弑父，又是世子弑父。其他如齊的田氏，晉的六卿，魯的三家……等的專權竊國；魯的文姜，陳的夏姬，衛的南子，彌子瑕……等的種種醜行，都是不堪寓目，這就是仲尼所痛心疾首的暴行了。怪不得桀弱對子路說：

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！而誰易之？且而與其從僻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？

這都是厭世派灰心喪志，隱姓埋名的學者，不堪當時的暴行所發洩的牢騷語。子輿說仲尼的時代是：

甲 邪說；

乙 暴行。

暴行上邊已經說過了。邪說却是：

一 老子；

二 少正卯；

三 鄧析；

……等人。因為他們都是當時的時代產物。他們這班人看見當時社會的漂離，人心的驚薄，憤恨不過，因而發生憤世嫉俗的念頭，（1）如極端持着破壞主義的老子，鄧析，等是。（2）如極端持着厭世主義的晨門，荷貴，丈人，長沮，桀溺，接輿，等是。仲尼呢？他自己以為他是積極的救世主義者，他看不過他們的厭世憤世，更忍不着他們的提倡破壞主義和厭世主義，去阻礙他的救世念頭，所以他便把他們的學說當爲邪說，所以子與便說他們是仲尼時的邪說家。仲尼說：

攻通異端，斯害也已。

這就是他不願意人家研究別家學說的意思。他又說：

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

這就是他估量當時邪說發生的緣因。又說：

鳥獸不可以同羣，吾非斯人之徒與？而誰與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

這就是他對那一班邪說家的憤慨和失望。

第三節 子與本身的時代

迨子與時（仲尼後一百多年），中國的政局，依然紊亂有加，民生的苦況，達

到極點，因是，當時有心世道的人士，也就紛紛聚議，圖謀解救，所以天下之士，不歸楊，則歸墨，仲尼說：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這正是天下無道，則庶人議的時候了。子輿說：

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，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言，不歸楊，則歸墨……

這就是當時人士亟亟圖救的情形。

可是，楊朱，墨翟，這等人的處士橫議，雖都抱着救世救民的宏願，而見解和政策，却不能與子輿一致，不一致，便發生衝突，因衝突，而子輿就「潑婦罵市」的當他們爲洪水，爲猛獸，說他們一個無父，一個無君，無父無君，就是禽獸了。

第三章 孔孟學說及其異同

第一節 政治和政策

仲尼子輿二個人及其他的事者，目擊當日社會的紊亂，民生的痛苦，都亟亟

的圖謀解救，而他們的政治見解和政策，也都盡量的向民衆及各國行政元首面前發揮。旁的不要說，就題論題，單就仲尼子與兩個人的政治見解與政策來討論吧。

1. 仲尼

仲尼對於政治的主張，不用說是專制的。不特是專制，並且是極端倫理的階級專制，論語說：
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」。公曰「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」

易經家人卦說：

家人有嚴君焉，父母之謂也。父父，子子，兄兄，弟弟，夫夫，婦婦，而家道正。正家而天下定也。

你看！他是何等注重倫理的階級專制呀！他以爲人與人的關係，不論是天然的——如父子兄弟；不論是人爲的——如君臣，夫婦，朋友，都只是倫理的行爲。所以中庸說：

天下之達道五，曰，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——五

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

便認定這五種大倫爲人生所共由的達道。因是，儒家的倫理，就衍衍推闡，如左傳所舉的六順：

君義，臣行，父慈，子孝，兄愛，弟敬。

禮運所舉的十義：

父慈，子孝，兄良，弟悌，夫義，婦聽，長惠，幼敬，君仁，臣忠。

子輿所舉的五倫：

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

都相繼而出。儒家既然極端的主張倫理的階級制度，而其所主的張，又皆衍衍推闡於仲尼，然則仲尼對於倫理的階級專制。其起勁其用力可知。所以他對於政治的主張，動就拿出一個「正」字來。季康子問政，他說：

政者，正也。子率以正，孰敢不正！

論語子路篇：

子路問曰：「衛君待子爲政，子將奚先？」

子曰：「必也，正名乎！」

他既然極力的標榜一個「正」字，所以他的「尊周攘夷」，就成為天經地義，獨一無雙的救時政策。豈知周靈王以前的三百年，所受夷患，不論如何固應當攘；而周靈王以後的百數十年，周的爲周，已如木偶，雖受奉祀，而不靈驗。與其尊周而民不得安？世不得治？勿甯去周而民真得安？世真得治？

或者有人會說：仲尼的倫理的尊周政策並不差，所差者差在當代諸侯的不尊周。

不知：

所謂周室，不過是一張紙上老虎。木偶並不靈驗，所靈驗的是廟祝。明知周室已不可爲，已不可尊，而必欲爲，而必欲尊，豈非天下的最愚？明知木偶並不靈驗，而必欲奉，而必欲祀，豈非天下的最蠢？況且，周之所以不尊，並不是諸侯的不尊周，乃是周的不自尊，不可尊，不能尊。今周室既已太阿倒持，致令蒸民受禍，還拚命的說他是王，拚命的叫人尊他，豈不笑話？仲尼自己說：「政者，正也。子率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今周室的政，不正也。周室帥我們以不正，

我們孰敢正？又：子路問曰：「衛君待子爲政，子將奚先？」子曰：「必也，正名乎！」我們可以換一句語問仲尼說：周室待子爲政，子將奚先？恐怕你仲尼不能把木偶般的周室，拿了出來，叫天下諸侯都來尊重這張紙上老虎的周室吧！就縱你仲尼真的學廟祝奉木偶般把這一隻紙上老虎的周室，捧了出來，拋命的叫天下諸侯尊周，而天下諸侯都搖搖頭，不尊，你要怎麼辦？恐怕你那個時候的必也正名乎，要改作必也不正名乎了。

論語子路篇：

子路問曰：「衛君待子爲政，子將奚先！」

子曰：「必也，正名乎！」

子路曰：「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」

子曰：「野哉由也！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名不正，則言不順。言不順，則事不成。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。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。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。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」

唉呀！多麼冠冕！名正起來，禮樂也可以興！刑罰也可以中！民也有所措手足！把周室尊重起來，「食土之毛」的臣民，都可以鼓腹謳歌黃金世界的來臨了！恐怕未必！恐怕未必！

諸候的不尊周，我們且不必管。仲尼是正名主義的學者，他自己又是主張尊周的人，我們試看他自己尊周的成績怎麼樣！

春秋是仲尼做的。春秋記晉文公踐土的會是：

「天王狩河陽」。

我們試按以事實，周室不用到晉文公的時候，老早已經號令不行。所謂「天下有道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」的話，已成虛言。踐土的會，更一些子都靠不着是「天王狩於河陽」。然而春秋記晉文公踐土的會，却大字特書的說是「天王狩於河陽」，豈不笑話？須知：踐土的會，並不是天王來河陽狩，並不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來狩，乃是晉文公把周天子橫拖直曳的牽來，叫他來踐土會上充「脚色」，是最丟臉不過的事！無知的仲尼，便以為這是他尊周的無上機會，這就是「君子名之必可言也。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」的「天王狩於河陽」答

齊景公問的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」的「天王狩於河陽」！怪不得他每年都仍舊大書特書的在春秋上書着：

「春王正月。」

這幾個字。仲尼說：「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」——觚是有角的酒器，現在的酒器沒有角了，這是觚麼？這是觚麼？周室老早已經號令不行，老早已經不能狩於河陽，老早已經不能春王正月，已經成為無角的酒器了，仲尼却說他是狩於河陽，春王正月，這真是無角的酒器都叫做觚了，還是觚麼？還是觚麼？

老實說：和仲尼並世而生的學者，——如老子，少正卯，鄆折，等人，都給仲尼看為邪說暴行家，

一 殺的殺了；——如少正卯。

二 罵的罵了；——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

又：

惡紫之奪朱也。惡鄭聲之亂雅樂也。惡利口之覆邦家也。